时评：我们应当关心黑帮惩罚脱口秀演员李昊石事件吗?

列宁道路

时评：我们应当关心黑帮惩罚脱口秀演员李昊石事件吗?

May 18, 2023

时评：我们应当关心黑帮惩罚脱口秀演员李昊石事件吗?

列宁道路
近日，黑帮严厉惩罚脱口秀演员李昊石（艺名为中文名后两字的英文谐音词house）及其所属的笑果文化公司的新闻，引起了舆论很大的关注。黑帮通过一步步的打击和宣传，把这件事变成了“人民子弟兵”这一黑帮意识形态欺骗的合唱。事情的起因，是在2023年5月13日周六下午和晚上的两场脱口秀演出中，李昊石将黑帮军队嘲讽为野狗。在网上流传的录音里，李昊石是这样讲的：

> “我们是从家附近的一座山上拣回来的两条野狗。我们都不算救助它们，因为它们在山上那个食物链中的地位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救助。我们相当于是变形计，（让它们）体验一下城里的生活。他们在山上就是食物链的顶端，我看到它们的第一时间，我感觉我看到的不是两条狗，而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这两条狗追一个松鼠，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平时看到一些狗你会觉得很萌，心都被融化了——你会想到这些词。看到这两条狗，我内心只闪烁了8个大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非常优秀。我牵着这两条狗在上海街头威风凛凛。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俩的运动量太大，我的身体素质有点跟不上。”（据网络录音整理。）

在这段脱口秀里，李昊石进行了两种在他看来一致的讽刺：第一种讽刺是针对黑帮军队，第二种讽刺是针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说他讽刺了黑帮军队，是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正是黑帮头目习近平对其军队的美化和期待。而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的比喻正是黑帮军队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在经济资源，例如预算的分配上，黑帮军队拥有相对于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的绝对优先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对黑帮军队有诸多优待，例如某些场合军人可以合法插队（所谓“军人优先”），这甚至让许多黑帮军人在另一些场合得知自己需要排队后异常愤怒；在意识形态上，则不允许任何对黑帮军队真实性质的揭露，硬要把作为黑帮统治基础的所谓“解放军”说成是“人民军队”。而李昊石的讽刺正揭露了黑帮军队的实质：他们是那些威风凛凛的统治阶级的狗；谁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要被这些狗追逐和撕咬；不是“解放军”和“人民军队”，而是压迫人民的军队、黑帮的军队。之所以说李昊石还讽刺了人民志愿军，是因为在电影《上甘岭》中有志愿军追逐松鼠的镜头。毛泽东时代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志愿军，性质都是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军队，完全不同于今天黑帮专政时代的压迫者军队。虽然李昊石在主观上未必是有意地进行讽刺，但是把这二者混淆在一起，客观上表明了李昊石的自由派倾向，因为自由派常常将今天的黑帮专政与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海外

的自由派，也将李昊石被黑帮用专政手段打击比喻成文革，同样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专政混淆在了一起。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讽刺中的第一种，即讽刺今天的黑帮军队实质上是站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狗的讽刺，是明显和主要的，应当予以支持；第二种，即讽刺志愿军和毛泽东时代，是隐含的和次要的，应当予以反对。

黑帮所难以容忍的也正是这第一种讽刺。劳动者的不觉悟是黑帮统治得以延续的条件，而劳动者将特色专制政府看作“人民的政府”、将黑帮军队看作“人民子弟兵”，正是这种不觉悟最突出的表现。劳动者在斗争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摆脱这些幻想，因为只有把特色专制政府看作敌人的政府、将黑帮军队看作镇压自己的军队，劳动者才能自觉地提出推翻特色专制政府、打败黑帮军队的要求。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基本任务，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群众摆脱这些幻想，从而觉悟和组织起来；黑帮分子则不遗余力地散布这些幻想，将劳动者特别是其中的无产阶级保持在不觉悟和轻信谎言的状态，使得无产阶级无法通过觉悟而组织起来。无产阶级与黑帮的斗争，在是否给予群众以科学的政治教育这条战线上展开。对这种斗争采取冷漠的态度，就事实上站在了黑帮一边，更不要说公开散布“人民军队”幻想的那些所谓“左”派了。

由于黑帮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没有出路，黑帮的统治可以说是完全基于“人民子弟兵”之类的幻想在群众中的流行——这正是为什么胡锡进所希望进行的调和没有为黑帮所接受的原因之一。胡锡进在5月16日凌晨1:59说要在处罚的基础上给予house和笑果切实改进的机会，不需“一棍子打死”。他没有料到5月16日白天黑帮即宣布对笑果罚款1400万元并停止其演出活动，当日晚上23:27胡锡进又不得不发文表示对黑帮“一棍子打死”的支持。黑帮甚至不满足于经济处罚，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于5月17日宣布对李昊石立案调查。胡锡进所梦想的“人民解放军越强大，子弟兵们所筑起的国家安全屏障越坚不可摧，我们的社会就越会有更多宽松和自由”这一前景之所以只是泡影，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黑帮专制统治没有意识形态欺骗就维持不下去，这使得黑帮不得不建立一支庞大的“文化”工作队伍。这支实际上是从事意识形态谎言欺骗的队伍中，既有黑帮的部分，也有相当多自由派的部分。这些自由派所支配的文化产业、特别是娱乐业，起了类似宗教鸦片的作用，一方面用男欢女爱、吃喝玩乐等看似非政治的内容把劳动者的注意力从残酷的现实压迫上引开，另一方面用高铁占座、扶摔倒老人这样的次要道德话题填充劳动者的头脑，从而达到麻醉群众、消解斗争的目的。这种意识形态毒品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黑帮不惜给予这些自由派以巨额报酬。那些质疑科学家收入不如小鲜肉的人，没有理解到小鲜肉对于黑帮稳定社会的作用比科学家所起的意识形态作用要大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派并不完全认可黑帮的专制统治，有时会揭露黑帮——就像李昊石所进行的揭露那样——这时黑帮要求文艺所起的麻醉群众的作用就转变成讽刺、揭露黑帮的作用了。黑帮不得不维持一个始终存在反对自己成分的意识形态队伍，这是根植于专制制度内部的矛盾，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趋势下，不可能得到胡锡进所期待的那种“宽松与自由”的解决。

我们在网上找到李昊石于2023年1月27日在美国西雅图表演脱口秀的音频，发现这段10分钟多一点的节目讲了五个段子，把以上这些麻醉和教育的作用掺和在了一起。第一个段子讲自己炒股失败成了股民的典型，揭露了大资本对小资产阶级的掠夺。第二个段子讲自己心疼钱到了连自己的演出都觉得贵的程度，反映了群众贫困的无奈。第三个段子讲做美甲后为了突出指甲而不修边幅，让人误以为是李逵出柜，提出了同性恋话题。第四个段子也是讲狗，但讽刺的是那些溜狗时不清理狗屎的不道德行为，用群众里的道德冲突淡化了群众与黑帮之间的冲突。第五个段子暗示中年男子电脑里都有色情视频，麻醉的

作用就更明显了。这五个段子所组成的脱口秀，和文章开头所逐字整理的脱口秀，都反映了自由派文艺的特点：那就是把反黑帮的成分和支持黑帮的成分，把有点反政府色彩的东西和不革命的东西甚至反革命的东西混杂在一起。黑帮的态度异常鲜明：他们奖赏其中支持自己的成分，强制剧本在演出之前送审，此外还要安排“志愿者”监督演出情况与报审剧本是否符合；他们惩罚其中反对自己的成分，对哪怕一丁点反政府色彩的东西也要严加惩处，以至立案调查，以震慑其它潜在的反政府言论。黑帮可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为了维持意识形态工作围绕黑帮利益展开，为了保持劳动者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不觉悟状态不遗余力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对黑帮凌辱自由派应取怎样的态度呢？是取“既然是资产阶级的内斗，那与我无关”的态度呢，还是取与黑帮针锋相对的态度，利用自由派受到凌辱的事件来启发劳动者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列宁的态度。

由于自由派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另一方面背叛成性，倾向于妥协，列宁的态度也相应地分成了两个方面，即支持和利用自由派反对专制政府的方面，以及反对民主派、特别是工人阶级受自由派妥协主张影响的方面。在俄国历史上，1905年革命前自由派反对专制政府的方面表现得多一些，而1905年革命后被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吓坏了的自由派就完全倒向了沙皇专制政府。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合乎逻辑地也是在1905年革命前主要反对无视自由派反政府斗争的经济派，在1905年革命后主要反对跟着自由派走的孟什维克取消派。

1902年的时候，列宁在《火星报》上这样批评那种“资产阶级内斗与我无关”的经济派论调：

> 但是各种各样公开的和暗藏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马上就来阻拦我们了。他们问我们：工人支持地方自治人士是为了谁呢？不是仅仅为了地方自治人士吗？不是为了那些也许只是对政府偏爱工业企业主而怠慢农业企业主表示不满的人吗？不只是为了仅仅希望“国内各经济集团进行活跃斗争”的资产阶级吗？
>
> 为了谁呢？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这个现代社会“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如果不利用一切机会给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以新的打击，那么实际上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一些对斗争有利的机会，例如错过了甚至连这个敌人的昨天（60年代）的同盟者以及一部分今天的（投机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农奴主—地主）同盟者都开始同他吵架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声明和纲领中关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言词就都是空话。（《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列宁全集》第六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为什么列宁把这些看似“革命”的人称为“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呢？原因是经济派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对利用一切机会对工人进行全面的、原则坚定的政治教育。黑帮们没有放弃对群众进行意识形态欺骗的任何机会，支持自由派的黑帮色彩而严厉处罚其反政府言论。但经济派却放弃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机会，说工人阶级不应该关心资产阶级“内斗”，看不到为了工人阶级自己，必须与黑帮针锋相对，利用自由派的反政府言论及其受到的迫害来启发工人的觉悟，同时揭露自由派倒向黑帮的倾向。今天那些以政治冷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自由派与黑帮之间冲突的“社会主义者”，也需要把这种经济主义的态度改正过来。

1905年革命让自由派倒向了黑帮，这离1902年列宁写下前面的段落不过区区三年而已。于是，1908年的时候，列宁看到自由派在杜马中投票信任沙皇专制政府时在《无产者报》上写道：

> 俄国自由派只用三年就完成了从自由的拥护者到听命于专制制度的意志薄弱的下贱的帮凶的演变，而在德国，完成这一过程花了30多年，在法国甚至花了100多年。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拥有一件特殊武器：他们可以握紧钱袋，制造资金的困难，阻断获取新的贷款的“巧妙的”门路。在俄国革命中，立宪民主党人本来有过许多次机会可以使用这件武器。但是，无论是1906年春天，或者是1908年春天，每次他们都亲自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了敌人，向大暴行制造者献媚，发誓要效忠于他们。（《一场预先策划的警察式爱国主义的表演》，《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这个时期列宁批评自由派，指出他们变成了专制制度的帮凶。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揭露自由派，和1905年革命以前利用自由派与专制制度的争吵一样，也是为了教育群众，让民主派，特别是民主派中的无产阶级群众，摆脱自由派的负面影响。这里，就需要提及我们所注意到的合法公众号“大浪淘沙”评论李昊石讽刺黑帮遭罚的文章《笑果被罚：正常人谁会在家里挂“东亚病夫”啊？》。此文作者“赵皓阳”攻击自由派在家里挂“东亚病夫”的匾额就不是“正常人”，而且最后居然还向读者“普及”黑帮的《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黑帮“人民军队”谎言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了。实际上，每个自觉的反政府人士都可以在家里挂“东亚病夫”的匾额，既然甚至自由派都认为我们因为没有基本自由权利而生活在病态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当然应当认为自己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权利而生活在病态的社会里。用黑帮的标准看，“大浪淘沙”是“正常人”的公众号。可惜，这只是证明了所谓“左”派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在黑帮看来注定不是“正常人”。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既包括自由派的不彻底的反政府言行，也包括所谓“左”派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倒向黑帮的言行，去教育、组织和训练自己的群众，为在战场上击败叛徒们口中的“人民军队”做好准备。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